



THE WORLD THROUGH
MODERN CHINESE EYES

刘尊祺

美国侧面像

刘尊祺

美国侧面像



THE WORLD THROUGH
MODERN CHINESE EYES

湖南人民出版社

1098921

美国侧面像

刘尊祺

责任编辑：尤在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

198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73,000 印张：3.625 印数：1—1,060

统一书号：11109·402 定价：0.73元

新书目：86—17

DE 29 / 23

《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凡例

一、《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选刊1911年——1949年期间各界人士对外国直接观察的记述。丛书冠以“现代”一词，并不是以1911年作为划分近代和现代、以1949年作为划分现代和当代的时间界限，只是因为已经有了一部专收1840年——1911年期间出国载记的《走向世界丛书》，而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思想已经渐渐为许多中国人（其中当然包括那些有条件对外国进行直接观察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是“现代中国人”了。

二、如果说，《走向世界丛书》反映的是十九世纪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时的认识变化过程，那末，这部《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所反映的，便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人带着中国的问题去观察世界形势，又从世界的全局来思考中国问题的结果。世界在不断地变化，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这个过程到现在并没有完结，当然也不会完结。本丛书所能做的，是揭示若干个侧面和断面（每一本书就是一个侧面或一个断面），使今天的人们能够对于这个过程做一点微观的研究，或者说是进行一些具体的了解。

三、基于这个目的，本丛书采辑将不限范围，无论是社会政治之考察，文化学术之交流，实业技术之研究，风土人情之采访；亦不拘体裁，无论是旧版图书、报章杂志，以及书简日记、手稿遗文，只要有助于人们认识外国和中国，有益于历史文化的积累，皆可入选。

四、辑印旧作，凡作者健在者，均请作者加以校订，新写序言。凡作者已逝世或不在国内者，即按原文排印，只校正原来由于技术原因所造成的差错，文章和内容一般不加改削。有必要时，当然也可以附加一点评介文章，指出今天读者应该注意的方面。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尊重作者，更重要的是为了尊重历史。有的书和作者如有违碍，宁可暂时割舍，也不妄作改动，俾免有损原貌，贻误后人。因为都是三十多年以前的文字，有些事过境迁，当然与当今之报道不会完全一致，但其历史文化的价值正在于此，谅亦为广大读者所能理解者也。



作者像

目 次

重版序.....	(1)
小引.....	(3)
一、纽约客.....	(5)
二、小城市风光.....	(13)
三、“黑人问题”.....	(19)
两个故事	
一条鸿沟	
是解放了么？	
产业中的歧视	
政治及其他	
四、排犹运动.....	(31)
被分割的自由	
法西斯通病	
五、女人们.....	(39)
六、下一代.....	(45)
七、劳工.....	(49)
工资、利润、物价	
资本家的攻势	

劳工贵族

工人阶级的新阵容

八、土地上的奴隶们..... (61)

两张影片

佃农和雇农

关于TVA

九、财主们的政治..... (71)

竞选的政党

这叫做民主

也有矛盾

十、报纸透视..... (81)

富豪的自由

新闻来源的独占

标准化与统属化

“自由”与“负责”

十一、杂志摊..... (91)

家系

津贴

帮凶

十二、人民阵线..... (103)

怎样逼出来的？

进步党诞生

争取胜利

面对着迫害

重 版 序

《美国侧面像》原是1947年间我连续写给香港《华商报》的通讯，该报每天专栏发表，刊登了一个多月后，生活书店征得我的同意，收集起来，出版了这个集子。原本初版时有一部分木刻插图是已故版画家陈烟桥的作品。我于1949年3月回到北京以后，想买一本这个集子，却买不到了。第二年在书店里买到了一本以“新中国书局”名义再版的。这之后三十多年再也看不到这本小册子。最近湖南人民出版社要再印一版，并要我写几句话。

自从写这些通讯后四十年过去了，我在近五年中又两次去过那里，可是我对美国的基本印象没有什么改变。“美国还是一个年青而天真的民族，有着挽起袖子就干的精神。”在半个世纪中经过两次毁灭性的世界战争，而没有一颗炮弹落在它的本土；这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又从几十个国家涌进来几百万各种肤色的人。这么多旧世界来的人，到了美国，就象进了一个合成塑料的溶炉，成了注入进去的“新血液”——新的一代美国人。

在这次重版的时候，我翻了一翻，觉得没有地方应该删改；如果说一些带有强烈时事性的事物，现在看来，应该另外加以叙述的话，那就是关于四十年代的进步党事实上没有发展起来，而随华莱士竞选的失败归于销声匿迹，这种事实也是稍稍关心美国政治的人知道其所以然的吧？

1986年7月14日

小 引

去年春天，我获得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笔奖助金，被邀到美国对新闻出版事业作一年的考察研究。实际上我留在美国不过十个月。这个时期，刚好是美国“冷战”很凶猛的一个时期。狂妄反动的低气压，使我感到和芦沟桥事变前住在日本时同样的窒息。

我在纽约化去了大部分时间。其余则横越大陆两次，看了十几个大小城市，周游了南方几个落后的州，到了以波士顿为中心的东北部一次。

对于一个错综复杂和万花筒般的美国，这样短短时间的观察，不会得到很深刻的认识。不是以新闻记者的资格，我也没有会见过几个大人物。这本小册子里所写的不过就我耳闻目睹所及，特别就与小人物们生活有关的事情，来试绘一幅美国的侧面像而已。

在我看来，美国还是一个年青而天真的民族，有着挽起袖子就干的精神。但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桎梏着它，腐蚀着它，播散着人与人间仇恨的种籽。

美国还有着广漠无垠的处女地，但成千成万的小人流浪在纽约的街头，没有立锥之地。另一方面，反动的好战派天天在别的民族的领土上打主意，想独霸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美国还有无穷的资源，譬如燃料。但石油大王和他们的代表福勒斯特（国防部长）却为独吞阿拉伯的油田而煽动着中东的战火。

没有一个美国人能答复“谁会真地侵入美国来”这个问题，可是人们战栗地预感着明天也许会爆发第三次大战。

美国人民已经开始追究这些不合理的矛盾。一般地说，他们在罗斯福执政的十数年间，有相当舒适的生活水准。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战后保持这个水准呢？到底是谁在作祟？他们已在不耐烦地追问了。

当独占资本的喉舌叫嚣着用战争来“保卫西方文明”的时候，人们在想：为什么不把我们自家的事搞好呢？要想和平，必得搞好自家的事，这正是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心情，也就是华莱士运动获得意外成功的原因。

今年是美国人民力量受着严重考验的一年。十一月的大选是他们一个战场。反动力量正在四面埋伏，在他们走上战场以前，打垮他们。但大选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后一个战场。反动势力获胜，可能使合法斗争转化为非法斗争。进步势力获胜，也不会一举奠定美国新民主的基础。长期的内争是可以预见的。现在还只是开始吧。

一九四八年春

一 纽约客

今年是纽约建市的五十周年。在这样年青的城市中，八百万居民中没有十分之一是居住了三代以上的。但每三年中到过纽约的人，总计有全美国的人口那么多。所以在纽约，人人都有些做客的感觉。

有人说，纽约是美国一切现象的缩影，同时也是美国一切现象的否定，因为它有许多不属于美国的特点。这本是可以应用到上海、香港、伦敦、巴黎或任何大城市的一句话。不过在什么事情上都要做到世界的“最”字的美国，在纽约就特别显著了。

“纽约客”是来自七十个不同国度的人民。他们有一百多不同派别的宗教，有二百种不同文字的报纸。他们说八十三种不同的方言。纽约圣经会也就用那么多不同的话印成圣经。

这许多不同种族、语言、风俗习惯的人，无形中把纽约分成为若干不同的地区。例如中国人聚居的“唐人街”和意大利人住区相毗连。俄罗斯人住区附近有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人住区。这些都在下半城。靠中半城则有德国人区、瑞典人与丹麦人区，

还有叙利亚人区。靠上半城则有西班牙人与古巴人区。另有一个很大块地区几乎全是黑人和普瑞托立哥人，那就是有名的“哈兰姆”。这些不同的居民区都在纽约市五个行政区中最主要的一个曼哈顿岛上。在另外一区布鲁克林，则大部分是各国来的犹太人。

提到“哈兰姆”，纽约有绅士感的人大都望而却步。纽约六十万黑人中，一半以上都住在这里。我一到纽约，有些朋友就警告我，那里是去不得的，因为白昼都会抢人。有的还引述了一些被抢的事件。但我单身去了几次都未出事。

住在哈兰姆区的并不都是穷人，不过这里既成为“黑带”，垃圾多，窗口晒着衣服，赤脚的孩子抓糖果吃，自然构成和许多上层住宅区不调和的现象。后来我发现每一个大城市都有这么一个“黑带”。

受到排斥，就蓄藏反抗。美国众议院中仅有的两个最前进议员都是纽约哈兰姆选出的——马堪多尼欧和埃萨克逊。

我离开纽约前曾到哈兰姆拍几张照片。在街角上遇到两个工人模样的黑人。我要求他们进入镜头。一个矮些的不好意思地走开了。另一个高大的看了看我，便向他大笑，并且高声说：

“喂？这个中国人，他们在打着内战，我们不是也快了吗？哈，哈，哈！”

我惊异地过去问他，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忽然严肃起来，说：“你不懂么？我们都是连狗都不如的人(Under—dogs)。谁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干他一场。干起来时，不是和你们的内战一样么？”

纽约市所有的马路如一条条接起来，等于横贯全美国两倍的长度。曼哈顿的街道排列得象围棋盘一样的整齐。只有一条叫做百老汇的长马路从西北端斜通到东南端，在市区内造成许多三角形的“方场”。最热闹的方场要算“时报方场”，就是纽约时报社前面几条街交叉的中心。虽说是方场，但日夜都挤满了车辆和行人，紧张万状，几无隙地。这一带也就是剧场和影院麇集的所在。去年除夕在时报方场凑热闹的人，警局估计有三十万。单身女子都不敢去，因为那天晚上任何男人强吻一个女人可以不受罚。



方场是小人物休憩的场所。有许多长凳。没有风雨的日子，

长凳上总坐满了年老和失业的人们。在炎夏天，这些长凳便成为无家可归的人的免费宿舍。纽约中央公园里外的长凳，夏天每日有一万以上的人过夜。

无家可归的人的另外一些宿舍，是地下电车和电影院。地下电车花五分钱最长可坐二百六十六哩，夜间照样开行，坐客少，有人便在长椅上睡一夜，清早爬上地面来。便宜的电影院有两角钱可进去，从一早不断地映到后半夜，到里面困觉，比付任何租金都便宜，醒来还可以看一部片子。

但是最生动的方场是联邦和哥仑布两个方场。每天黄昏都有好多“肥皂箱上的政客”演说。每一个演说者的听众也许只有两三个、也许一两百。太阳西沉后，三五成群的人围住几个手舞足蹈的演说家。有些郑重其事地弄一张椅子，椅背上插着一面星条旗，人站在椅子上讲，旁边还有人散发传单小册。有的真地站在一只肥皂箱上。但大多都是立在平地上。

演说的人有时很容易被发觉是属于某一个政党的，有时则听他讲了十分钟还不清楚他到底主张些什么，反对些什么。这一组象在聆听一个纽约自由党的发言人。那一组象是个托派在叫嚣，旁边一个老女人散发著《新领袖报》。他的旁边也许是个共产党的演说者，也许是一个禁酒派。听众大体上是严肃的，常常也打断演说者的话，插进一个譬喻，表示强调同意他的话，或者提出恶意或善意的质问，那时听众中另外也许有人会阻止这个多话的人，于是就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从来没有一个民主党或共和党的人在这些方场演说。全国几千家报纸和所有无线电台都控制在他们手中。两党在纽约市

有五百以上的俱乐部。他们无须在这样的方场上浪费精力。

有一天晚上在百老汇散步，我碰到一群人在街口骚动着。原来有两个美共党员在演说，和散发小册子，给一群恶少捣乱了。他们把未散掉的小册子抢过去撕毁在地上，然后一哄而散。我走进人群中时，一个作看热闹状的人说：“没有什么！打康米斯（美国污辱共产党的诨号）！”

我象是看到了暴风雨前的一片乌云，又象置身于《柏林最后列车》中描写的景象。

高热的政治气候，贫穷的深渊，罪恶的森林，财富的金字塔，虚荣和享乐的迷宫——构成了纽约这个世界最大的百货店。在这个大百货店里，“保持忙碌”成为每一个人生活的必要原则。从证券交易所到地下电车，人人都象抓住一分一秒钟在忙碌。有钱的忙于享受。小人物们也只有忙碌，方能生活和忘掉生活的苦闷。一个东方人在这里感到没有精神生活，又做不到美国人那样有事和无事忙，就会觉得怅惘。

一百零八层的摩天楼“帝国大厦”，付两元美金可以登楼顶瞻望全市，心旷神怡。两年以来有三十几个人却从这里跳下自杀。于是楼主为保持名誉计，训令全体职工，特别是电梯的人，注意上去的人是不是“很忙碌”的样子。倘如不是，则可断定他有沉重的心事，要跟踪他，避免他跳楼。根据这样的指示，去年当场抓住了好几个正要跳楼的人。在纽约，你要避免别人注意，不忙也要装忙。

一个不算顶有钱的公司经理，住在纽约郊外。早晨九时起身，吃了早点，为了省去驾一小时汽车的时间，就在自己茶